



# 紅色少年行

乔 羽 著  
时 佑 平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紅 色 少 年 行

乔 羽 著  
时 佑 平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8·北京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个剧本描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我中央苏区某县的红色少年，在国民党地主武装占领我苏区后坚持对敌斗争的故事。

一九三四年，当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，中央苏区某县苏维埃李主席也奉命率领赤卫军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。这时，反动地主黄静波率领白匪军侵占了黄家楼和李家坳，并进行疯狂的烧杀，村中的少年苏保、金根、虎崽等由于追赶红军、才倖免于难。他们隐藏进一个秘密地洞里，英勇地从白匪手中夺取武器，不断地打击敌人。最后他们和村中人一道救出了被白匪捕去的李主席，并击毙了匪首黄静波。

剧本刻划了几个英勇机智的红色少年形象。

## 红 色 少 年 行

乔 羽 著  
时佑平

\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\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 $\frac{1}{32}$ ·印张2  $\frac{3}{8}$ ·字数55,000

1958年4月第1版

195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 定价(7)0.22元

统一书号：10061·84

熔爐里鍛煉出精純的鋼；革命斗爭中培育出堅定無畏的戰士。這裡將要給大家介紹幾位在中央蘇區生長的年青朋友，你們認識後，如果想找這些朋友談談心，現在他們正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崗位上工作，很可能就在你們的身邊。不過，眼前所看到的，卻是一九三四年，當中國工农紅軍邁動萬里長征的步伐的時候……

一匹疾馳的駿馬，越過紅土丘陵，踏上山間小路，飛速地隱沒在樹叢中……

馬蹄踏着淺水中的鵝卵碎石——駿馬走進了一道幽深的峽谷。這時，我們看見馬上坐的是一個紅軍戰士，他勒住韁繩，焦急地尋找道路。馬身上出透了汗，任憑它的主人怎樣焦急，它不再向前走，執拗地打着轉，嘶嘯着。

戰士翻身下馬，想拉馬走出峽谷，但是駿馬不順從主人的意志，却低下頭，貪婪地飲起水來。

戰士也渴壞了，彎腰捧水，咕咚、咕咚地連喝了几口，顧不得擦汗，拉馬便走。

當他穿過峽谷時，發現半山坡上有一戶人家，便沿着似路非路的小徑，向那几間孤獨的茅屋走去。边走，邊仰着頭喊：

“老表，老表！”

茅屋里走出一個中年男子。

“老表，到黃家樓，怎么走？”

“到黃家樓？——哎呀，同志，你怎么走到這兒來了？”

山中人說着，一溜煙跑下來，熱情地對戰士說：

“同志，你是到縣蘇維埃去的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戰士急切地等待着回答。

“歇會兒我送你去。這兒是個岔道，路難走，馬不能騎……”

“近處沒有大路嗎？”戰士搶過話來。

“有。你看，穿過這片毛竹林，繞過這道大嶺，有一條直路，走十里，是李家坳，再走三里，就是黃家樓。”

“謝謝！”战士拉馬轉身就走。

山中人還要說什麼話時，战士已經大踏步走遠了。

駿馬奔馳在峭壁懸崖邊的山道上，战士不停地打馬。懸崖上有橫寫的大字標語：“打土豪，分田地，擁護蘇維埃！”

一株兀然不拔的老樟樹，迎面而來，它那巨大的身軀遮住了鏡頭。透過樟樹的濃蔭，一個山村出現了。

山村里，幾家門口同時走出人來，都是婦女，她們呼喚着自己的孩子：

“金根！”

“水生！”

“虎崽呵，虎崽……”這是一個白髮的婆婆。

她們聚攏來，互相焦急地詢問着。這時，又有一個比較年輕的婦女趕來，神色張皇地問道：

“看見冬伢子了嗎？——冬伢子不見了！”

沒有人給她答复。

一個婦女提議：“到蘇保家看看吧，只要能找到蘇保，就能找到他們！”

“對！”

話未落音，傳來了呼喚蘇保的聲音：“蘇保，蘇保！”

李老公公出現了。他急步走着，也在到處尋找他的孫子——蘇保。婦女們圍住了李老公公，爭先恐後地問：

“怎麼，蘇保也不見了嗎？”

“他把我們家的孩子領到哪兒去了？”

“還有冬伢子……”

李老公公鎮靜地對這群婦女說：

“不要慌，不要亂，我去找，找來一個一個給你們送回家

里！”

駿馬揚塵而至，战士勒住了馬——

“老表，这是李家坳嗎？”

“是呵，同志。”李老公公回答。

“黃家楼不远了吧？”战士問。

“过了石桥就是！”

駿馬跑过石桥，黃家楼在望……

手，拆开一封十万火急的信。信皮上写的是：“县苏維埃李主席收”

这是一个高大身躯的人在讀信：

“……我工农紅軍已經北上远征，坚持本地区的部队正主动进攻，牽制白匪，日内，反动地主黃靜波將率領靖卫团，卷土重来，猛扑尔县，望你速率赤卫軍轉移，保存有生力量，展开游击战……司令員陈……”

这时，他向窗外扫了一眼。窗外，赤卫队员們挤滿了院子，他們正收拾行装，檢查枪支。忙乱，吵杂……

然后，他对面前端正站立的紅軍战士說：

“赤卫軍早就集合好了，你回去报告陈司令員，我們馬上行动！”

“是！”紅軍战士应声下。

一切都像預料的那样，他清醒地知道，最严重的斗争正一步步地接近了自己。他轉过身来，从墙上取下短枪，低声地对枪說：

“老朋友，多为革命出点力吧！”

他走到台阶上，发出了命令：

“赤卫軍同志們，出发！”

赤卫軍迅速地排成了行列。行列里，突然挤过来一个花白胡鬚的老公公——这是李老公公，他撥开赤卫軍战士們的肩头，踉踉跄跄直奔李主席而来。

李主席迎上：“爸爸！”

“苏保来过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——出什么事了嗎？”

“走啦，不見影啦！——說是去找紅軍，还帶走了他那一帮！”

“嗯！这孩子……”李主席思索着。

“呵，苏保！”李老公公突然发现后窗櫺上挤着几个孩子，正向屋内窺視，当中的一个正是苏保，李老公公一喊，他們一齐倏地縮下头去，只剩空蕩蕩的窗櫺。

李老公公奔向屋后，李主席紧跟着他。

屋后，苏保和他的朋友們，——虎崽、水生、金根、冬伢子，还有一个剪髮女孩，他們显然是装作若無其事的样子，瑟縮地蹲在那兒，只偶而用眼角瞥上一瞥，以观察动静。但是，无法掩飾的是：他們早已披挂整齐，飯筲挂在腰間，梭标扛在肩上，斗笠、簑衣、草鞋紮綁得那样利洒。

李老公公走到他們面前，笑着说：

“哈哈，都在这兒，快跟我回去，家里都找翻天啦！”

孩子們交换了一个眼色，不知所措……

这时，一个胖大粗壯的孩子站起来，猛丁地向李主席打了一个敬礼，甕声甕气地说：

“李主席，讓我們跟你去吧！——我們打过賭啦，只要讓我們当了紅軍，有一个怕死的，就不算列宁小学的学生！”

“好呵，虎崽，我看你將來一定是一个好样的紅軍战士！……”

李主席說到这里，虎崽得意忘形地轉过身去，向他的伙伴



幌了幌大擗指。

“不过你們的年紀太小……”

“太小？——李主席，你看——”說着，虎崽提起褲筒，揚起腿來，“腿上長了汗毛，就是大人了！”

“是呵！”李主席轉向大伙，“等我見了陳司令員，給你們作個介紹，讓你們都當紅軍戰士。——細妹，你也想當紅軍戰士呀？”

“是呵，不行嗎？”那個剪髮女孩，瞪着一對天真的大眼問。

“當然行，現在我有緊急任務，你們先回去吧！”

“不，我們現在就跟你走！”孩子們齊聲說。

這時，李家勒的婦女，蜂湧而來，各自呼喚着自己的孩子。

李主席擺手示意婦女們，讓她們安靜，然後，他整了整衣襟，莊嚴地說：

“孩子們，你們既然要當紅軍戰士，你們知道紅軍戰士是最守紀律的，現在我命令你們，立正！”

孩子們果然像戰士一樣地立正了，只有冬伢子不懂得應該怎麼辦，瞅了瞅別的孩子，便也學着他們的樣子，並緊兩腳，直直地站在那兒。

“向後轉！”

孩子向後轉。

“各人找自己家裡的人，開步走！”

孩子們開步走向自家的人，婦女們上前抱住了自己的孩子，孩子們想掙脫，但已來不及了。

這時，李主席急三步走到李老公公面前，激動地說：

“爸，紅軍已經北上了，這裡的形勢要發生嚴重的變化，您回村把重要的東西堅壁起來，以後的事情，黨組織會有指

示。”接着，他轉向苏保，“苏保，好好听公公的話，你的岁数不小了，应该懂得事情……告诉你的那些朋友，将来紅軍会想办法来接你們的！”

“爸爸……”苏保凝視着他的父亲，話被咽住了。

誰都意識到了这是什么样的分別，誰都沒說話。李主席斬釘截鉄似地走了，送他的是热泪滿眶的父亲的目光，和沉默不語的兒子的凝視……

赤卫軍行进的行列……

在默默送別的群众中，我們看到了孩子們の依恋不舍的眼睛，他們是虎崽、金根、水生、冬伢子。他們的身边都有自己的亲人，他們的手都被亲人的手紧紧地握住，特别是冬伢子，他被紧紧地抱在母亲的怀中……

只有細妹在离苏保不远的地方呆立着。李老公公拉着苏保的手，走到細妹身边，对她说：

“細妹，回家吧，公公等你照料酒店呢！”

細妹不語、不动……

“公公，我送她去吧？”苏保試探着問李老公公。

“好，我們一齐去！”

他們繞过了这兒的大院落，我們便把黃家楼这个村庄的面貌看清了。原来，这座县苏維埃政府所在的大院落隔壁，有一座酒店，門前悬挂的一排酒壺，便是酒店的招牌了。

他們走进了酒店。酒店里間坐着一个老人。李老公公向着老人叫了一声：“老弟！”

酒店老人抬起头来，看見是李老公公，忙站起身迎接，讓李老公公进屋，李老公公摆摆手，看着細妹走进屋門，說道：

“細妹，跟着公公，不要乱跑啦！”——老弟，天不早啦，我要回李家坳啦！”

酒店老人不解地看着細妹，問道：“你到哪兒去啦？”

“老弟，不要数落孩子啦。”李老公公說，“这群孩子都是好孩子呵！”

“老哥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呀？”酒店老人問。

“不用問啦，老弟，你也要安排安排。”說着，李老公公指了指隔壁的大院落，“你的老邻居要回来啦！”

“黃靜波，他？……是呵，我已經看出来啦。——老哥，咱們……”

“咱們不会讓他安安稳稳地再当地主豪紳。”

酒店老人沉重地叹了一口气……

苏保向細妹使着眼色，悄悄地閃在一旁，附在細妹的耳边說：

“等我們商量好了，再通知你！”

夜空，游云像奔馬，显得月亮在浮动……

李家坳，看来很寂靜，但是窗口透露出来的消息却不是这样——

这是冬伢子家的窗口：冬伢子正偷看媽媽在枕边擦泪，当媽媽翻身冬伢子盖被时，冬伢子却突然閉上了眼睛，装着熟睡。

这是水生家的窗口：水生悄悄地鑽出帳子，拿起了早已預备下的書包，打开檢查了一下，書包里装的是飯簪和草鞋等物，从墙上摘下斗笠，然后向睡着的媽媽鞠了一个躬，轉身走出門来。

这是金根家的窗口：金根的奶奶咳嗽了一陣，看看对面的床上，被窩隆起，有人睡着，床下还很周正地放着一对鞋子

呢。突然呼呼地一响，不知什么东西被撞倒了。

“誰？”奶奶連忙坐起来問。

無有回答，但接着是老鼠的叫声。

“該死的耗子，把油瓶拖倒了吧！”她下床来，經過金根床边，忽而覺得有异，便喊道：“金根，金根！”

当她揭开金根的被头时，才发现金根已無影蹤。她急忙出門，門口正巧一个黑影閃过，她一把抓住了黑影：“金根，你还跑哇？”

“奶奶，我不是金根，我是虎崽。不信，您摸摸，我是个胖子！”

果然是虎崽，奶奶放了手，虎崽一溜烟跑了。当奶奶踉踉跄跄地向街上走去时，我們看見暗处鑽出了金根和苏保，两个黑影迅速地消失了。

被松杉杂树遮盖起来的綿綿山岭，簡直像波浪起伏的树海，無边無际……

看不見人，只听见歌声，时近时远地从树海里发出来。这是共产兒童团歌：

准备好了嗎？时刻准备着！

我們都是共产兒童团，

將来的主人必定是我們。

帝帝打打帝打帝帝帝打帝打……

晨光透过縱橫交錯的枝柯，射进森林。

一根巨大的树干，橫躺在幽深的峡谷里，攀附在它身軀上的枯藤，直垂向谷底。谷底是嘩然而过的流水。

五个孩子从树干上走过，像猿猴一样輕巧敏捷。

他們爬上一道大岭时，面前出現了几条蜿蜒的小路。他們停下了。走在最前面的虎崽問苏保：“苏保哥，走哪条路？”

苏保观察了一下形势，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棵高大的松树，树身上有字，他指着这棵松树向大家说：“你们看，那棵松树上写的什么？”

大伙向松树走去，树身上的字越来越清楚了：“红军万岁”。这四个斗大的字，显然是用刺刀新刻的。

“这是红军走过的路，我们从这条路上走，一定能找到红军！”苏保说。

他们顺着靠进松树的路向前走……

他们穿过毛竹林……

他们走在山岭上，越走越远……

在黄家楼酒店里。

李老公公焦灼地问细妹：“他们这回没来叫你吗？”

细妹摇摇头。

酒店老人递过一碗米酒，边说：“哼，昨天夜里，不是我拉住她，这会儿也没影啦！”

李老公公接过酒来，不经意地放在桌上，仍然焦灼地问细妹：“他们走那条路，告诉你了吗？”

细妹摇摇头。

酒店老人从菜橱里搬来一碟酒肴。

李老公公摆摆手：“我坐不住，找孩子们要紧！”

李老公公奔走在山路上……

孩子们走得实在疲惫不堪了。他们遇到了一道流泉，抢先上前捧水喝。只有苏保扶着走不动了的冬伢子，在一块青石上坐下来。

“你渴吗？”苏保问冬伢子。

“不渴。”

“累了吧？”

“不累。——苏保哥，咱們能找到紅軍嗎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要是找不到，怎么办呀？”

“能找到，一定能找到。”

李老公公蹲坐在一个路口边休息，左顧右盼，杳無蹤迹，公公自語：“难道这群毛孩子上了天不成？”

山間空地上，孩子們燃起了營火。

他們东躺西歪地臥着，累極了，但是誰也睡不着。

仰頭望天、默默思慮着的苏保，突然坐起來說：“我提議，回去！”

虎崽兀然爬起來問道：“回去？——回到哪里去？”

“回家呀！”身子一动未动的金根，慢条斯理地說。

“回家？”虎崽冲向金根，爆炸似地說，“我早知道你沒有决心！”

“我沒有决心？——唏！”金根嗤之以鼻地轉过臉去，再不理睬虎崽的挑战了。

“虎崽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！”苏保說，“我們不能再这样乱找了，回去另想办法，你看，冬伢子已經走不动啦！”

“走不动我揹着他。”

“唏！”又是金根的嗤笑声。

“唏什么？”虎崽又要发作了。

“虎崽！”水生說，“苏保哥說的对，还是回去另想办法吧！”

“苏保哥，你拿定主意啦？”虎崽急切地問。

“拿定啦！”

“好，只要是你拿定主意，我沒話說！——走吧！”

“先讓冬伢子睡一會兒，天亮了再走。”苏保說。

虎崽安靜地坐下來了，金根瞥了他一眼，沒再說話。苏保把熟睡了冬伢子放好，解下簑衣替他蓋上。

夜游的鳥叫了幾聲……

拄着竹竿的李老公公仍然在到處尋找着……

夕陽銜山。暮靄伴送着歸來的孩子們。他們默默無言地走着，頭也不願意抬，原來的那股冲勁兒不知丟到哪兒去了。現在，李家坳——他們的家鄉，已經出現在眼底，那棵傲然聳立的老樟樹已經在望了。當他們走近一帶低矮的茶樹林子時，扛着梭標的虎崽，突然不走了，蹲下來，氣呼呼的。誰也沒發現他，大伙依然向前走。冬伢子偶然向後看了一眼，悄悄地對苏保說：

“苏保哥，虎崽蹲在那兒不走啦！”

大伙回頭看。

“虎崽，跟上隊呀！”苏保喊着。

“誰願意回家誰回家，我不回去！”

“有話說話，發什麼脾氣！”金根說。

虎崽見是金根說話，火更大了，話像一盆滾水直向金根潑去：

“都是你，回來，回來，一口一個回來，這一趟就算白跑啦！”

“看你說的多好聽。”金根悠然自得地說，“你的腿長在你身上，你不往回走，光凭我的腿，你就來到這兒啦？——唏！”

虎崽咽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抬腿跑了。

“苏保哥，咱去把他拉回来吧！”冬伢子关切地对苏保說。

“走！”大伙向虎崽追去。

独有金根一动没动，蹲在那兒，歇起脚来了。

“金根！”这是李老公公的声音。金根刚要看是誰时，公公已到面前，“你，你在这里？——他們呢？”

“那不是！”金根指远处，他們正往回拖虎崽。

“苏保！”公公奔向前去，如获至宝。

“公公！”苏保放开了虎崽，不好意思地站住了。

“好，好，你們回来了就好！——可把家里的人急坏啦。快，快回家，都回家，快，快！”

虎崽呢？——不見了。

大家正在寻找，突然傳来了虎崽的声音：“来呀，快呀，快呀！”

在一簇野草边，虎崽多半身陷到地下去了。孩子們跑过去，把虎崽拉上来。孩子們惊奇地看着虎崽陷下的地方嚷着：

“洞，洞！——哪兒来的洞呀？”

“是个無底的洞呢，我的兩只脚都够不到底！”虎崽說。

“公公，您知道这兒有洞嗎？”苏保問。

“我像你們这么大的时候，听老人們說过，村东有个無底洞，在哪兒，誰也不知道。”李老公公打量着这个洞穴說，“不管是不是那个無底洞，眼下可有了用处啦，要把东西坚壁在这里，倒真是保險。——可是到村里，誰也不要提起这件事，記住了嗎？”

孩子們点着头……

黄家楼酒店。

細妹在穿草鞋。



酒店老人：“你要到哪兒？”

“到李家坳。”細妹說。

“哪里也不要去，天晚啦，外头又乱……”

“我去看苏保回来了沒有。”

“明天我去，就便給你李公公送几斤酒；今天你不要去啦，收拾收拾，早上門，沒有人来喝酒啦！”

細妹沒回答，穿好了草鞋，手脚非常利洒地收拾着酒具，边說：“白軍来了，咱不再开酒店啦，沒功夫侍候白狗子！”

酒店老人长叹了一口气，愁悶压上了心头，無語地踱进内室去了。

細妹机灵地向内室看了一眼，跑了。

細妹飞快地向村外走。

細妹走上石桥。桥身滿披葛藤，桥下有巨石如虎臥，淺水从巨石間流过，漩成一串串小渦。

一声枪响。桥上的細妹陡吃一惊，向前看去，远处来了一队疾行的兵馬。

“紅軍？……”細妹惊喜地說。

烟尘滾滾，来势汹汹的队伍近了。

当細妹看清来者是誰的时候，她驚訝得几乎喊起来，退避已經不及，急忙躲藏到桥下去了。

馬蹄踐踏着石桥。

白匪靖卫团长，在桥上勒住了馬。他便是黃靜波，他的身边是大队长蕭振五。

“高天，厚土，祖先，神灵，我黃靜波又回来了！回来了！”黃靜波，这个后頂已秃的瘦削的人，由于兴奋过度，喊着，叫着，一拳向蕭振五打去。

蕭振五被这一拳打楞了……